

梅 介 劉

評 劇

湖北省實驗歌劇團集體創作

梅少山 張敬安 胡少卿 執筆

高琛 整理



前 記

《刘介梅》是根据湖北省实验歌剧团歌剧本，按评剧形式加以整理的。

这剧的故事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三辈讨饭、当雇工的刘介梅和广大农民一起斗倒封建地主翻了身，他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财，并在党的培养下，参加了共产党，当了区干部。

生活逐渐上升的刘介梅，一心想发家致富，赶上富裕中农曹大富，滋长了资本主义思想。在1954年党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时，刘介梅从区里跑回家，阻止他的父亲刘朗成、弟弟刘汝梅卖余粮。赞同他的妻子张仙梅的主张，趁胡春元家有困难，放账给他，进行高利剥削。

1957年，共产党进行整风时，刘介梅在县三级扩干会上，发出了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攻击党的荒谬言论，引起广大群众的愤慨。经过区党支书陈大刚和刘汝梅对他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刘朗成将保存多年的讨饭篮、讨饭棍、破棉袄愤怒地扔在刘介梅的面前，刘介梅回忆起解放前受到地主剥削压迫，母亲惨死……，这些惨痛的往事唤醒了刘介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迷梦，他幡然悔悟，重新回到党的

3 不抱。

通过刘介梅忘本回头的真人真事，反映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对所有的人們进行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 整 理 者

人 物

刘介梅——男，31岁，共产党员。

刘汝梅——男，25岁，乡党支部書記，介梅弟。

刘朗成——男，60岁，介梅之父。

張仙梅——女，26岁，介梅之妻。

胡春元——男，25岁，农民，介梅的好友。

胡开祥——男，56岁，春元之父，朗成的老友。

陈大刚——男，35岁，区委書記。

曹大富——男，38岁，富裕中农。

介梅娘——女，40岁。

介梅童年。

汝梅童年。

高东山——男，40岁，地主。

高若么——男。

群 众——甲、乙、丙。

第一場

時 間：1951年春。

地 點：鄉農民協會大門前。

景：鄉農民協會的一角，牆上有“劉家灣鄉農民協會”的木牌和歡迎幫助鄉土改的標語。一邊是青綠的田野。

秧歌隊群眾上。

群 眾（齊唱）紅旗飄，歌聲揚，
劉家店，好歡暢，
山花儿，似火紅，
春風吹來桃李香。
打垮了千年老封建，
分田分地分瓦房，
翻身鑼鼓震天响，
愉快的歌聲响四方。

群眾甲（唱）喇叭吹起來呀，

群 眾（唱）嗚里嗚里哇，

群眾甲（唱）鑼鼓好响亮，

群 眾（唱）鏢令令匡，

群 眾（唱）鞭炮長統都拿上，
歡送親人到他鄉。

胡春元很高興地上。

群 眾（轉向春元，七嘴八舌地問）春元，介梅怎麼還不出來呀？別村的翻身隊都到鄉政府集合了，我們也該快去啦！

胡春元 介梅哥馬上就動身啦，乡亲们，剛才楓樹乡衆人
啦，他們听说我們乡的翻身队去帮他們搞土改，人家百
把人准备到十里坡來欢迎呢！

群 众 (惊喜) 我們送到十里坡，送到楓樹乡！同意！对呀！
好呀！

群众乙 要不是共产党，我們那能見太阳。

群众甲 要不是介梅带头干，就难斗倒高閻王。

大家学习刘介梅，

永远跟着共产党。

刘朗成、胡开祥上。

胡开祥 二哥，你看好熱鬧哇！

群众乙 刘二爹，胡三叔來了！

曹大富 你們去二爹喜得眼睛都睜不开了。(耐好地連忙袖出板凳)二爹，快請坐。

刘朗成 (冷淡地) 你自己坐吧。春元，陈書記呢？

胡春元 馬上就來了。

胡开祥 二哥，想不到刘家灣这个苦窩窩能有这样的光荣
呀！也想不到我們还有点晚福呀。

刘朗成 沒有共产党，別說我們不能有今天，就是想也不敢
这样想呀！

曹大富 二爹，你家翻身分田，两个儿子入党，介梅兄弟又
娶媳婦，又光荣参加翻身队，这是几桩喜事一齐來，这
是你佬的福气呀！

刘朗成 (不滿地) 福气？哈哈，比起我往年討飯討到你門口的

时候是要强一点呵。

曾大富 二爹，现在我們中贫农是一家哪，过去的事嘛，

……那……那是过去的事了，嘿嘿，以后……

刘朗成 以后你多走正路，少鑽邪門就行了。

曾大富 是呀，是呀。

群众 呵！（刘介梅摸濟大背包自内而出，群众上去把他举起来，唱）

青山高，流水长，
欢送亲人到他乡，
鑼鼓歌声响，
难表我們的寸心腸。

刘介梅（唱）感謝乡亲们，
待我恩情长，
介梅要到邻乡去，
难忘大家好心腸。

胡春元（唱）青山高，流水长，
同志就去枫树乡，
切莫喜員共产党，
搞好工作留意健康。

刘介梅（唱）介梅怎能沒有党，
共产党胜过了爹娘，
海可枯来石可烂，
此生此世怎能忘。

胡开祥（唱）英雄自有英雄样，

句句話兒貼心腸，
但願此去把大功立，
披紅戴花回家鄉。

刘朗成 (唱) 介梅兒上前来爹有話講，
楓村鄉搞土改不比平常，
惡霸凶似虎，
地主狠似狼，
千萬要依靠共產黨，
事事要與群眾去商量，
家裏事莫牽挂快把心放，
有你爹和汝梅全部承當。

胡開祥 (唱) 縱然有急事，
三叔能幫忙，
還有春元兄弟兩，
幫助割麥和插秧。

群眾丙 (唱) 同志請把寬心放，
家裏有鄉親來幫忙，
蓬柴火焰高萬丈，
保證你家丰收糧。

胡春元 (唱) 鄉親們齊心搞生產，
就凭手裏這杆槍，
保衛工作春元做，
地主見了也心慌。

刘介梅 (唱) 爹的話我不忘，

乡亲的嘱咐我记心旁，

入党时宣过誓，

全心全意忠于党，

去帮邻乡搞土改，

不立功劳不回乡。

陈大刚上。

陈大刚 怎么刚才开了欢送会，现在又开呀？

胡春元 陈书记，我们要把翻身队送到十里坡。

胡开祥 (亲切地)大刚，什么时候再来呀？再来时可要住在我家里哟！

刘朗成 大刚老住在我家，将来回乡了，也还是住在我家。

胡开祥 二哥，这区委书记可是大家的呀！

陈大刚 二弟，介梅跟我走你该放心吧？

刘朗成 放心，我一千万个放心！哈哈。

刘介梅 陈书记，我们该走了吧。

陈大刚 好，我们就走吧。

张仙梅上，哭。

群众甲 是谁哭？(走到树后把张仙梅拖出来。)

胡春元 原来是仙梅嫂子。大富，我猜呀，她是舍不得介梅，特地躲在那里偷偷地多看几眼是吧？

群众甲 来来，你就说给大家听听，为什么大家热火朝天，你一个人躲在树后偷偷的哭？(张仙梅被问，又哭是笑，管她是哭是笑，说给大家听听。)

群众乙 是啊，问她为什么哭，又为什么笑。

群众甲 問你是來欢送介梅呀，还是舍不得他，拉他后腿呢？（張仙梅不好意思，想跑。）

群众乙 跑什么？就跟我們一齐送介梅哥怎么样？（陈大剛示意叫刘介梅去談談。）

刘介梅 仙梅，我走了。

張仙梅不語。

群众乙 男人的臉到底厚些啊！

刘介梅 爹年紀大了，从前又受够了苦，你替我多孝顺他老人家。

張仙梅点头。

刘介梅 兄弟往后的工作多，家里的一切全靠你了。

張仙梅点头。

群众甲 噢，新媳妇，今天怎么变成个哑巴了？

群众笑得哄然，張仙梅不好意思地躲开。

刘汝梅 （內声）陈書記，陈書記！

陈大剛 啊，汝梅来了。

刘汝梅上。

刘汝梅 陈書記，別村的翻身队都到乡政府了，他們等着你和我哥哥哩。

陈大剛 馬上就走，乡亲们再見！

群众甲 我們一定要送到十里坡去。

群众 好哇！好哇！（唱）

土銃鞭炮一齐放，

歌声唱得不断腔，

青山高，流水长，

欢送英雄离家乡。

胡春元、刘汝梅背上行李，群众拥着陈大刚、刘介梅下，刘朗成、胡开祥随下。

张仙梅跟上看远处，手巾掩脸哭下。

第二场

时 间：1952年冬。

地 点：刘介梅家。

二幕外，张仙梅上。

张仙梅（唱）腊梅花开红满山，

贺年锣鼓闹声喧，

全村户户办年事，

我家也是忙不闲，

磨豆腐，做油面，

炒米泡，磨汤圆，

糍粑刚打好，

豆丝还未干，

这些事情才办妥，

不觉已过二十三，

只望介梅早日转，

全家过个团圆年。

开二幕：一间不很宽敞的堂屋，右边有个谷囤，两侧有房門，中间有方桌、椅、条凳、小椅等，比较古旧的家具。

張仙梅 (打扫桌椅，走到門边向远处張望) 唉！快到年三十了，
还没有看到人影呢！一年四季总在外边忙，难道过年也
不能回来住几天哪！

房內傳出小孩的哭声。

張仙梅 (进房去，抱小孩出) 乖孩子别哭啊……等你爹回来給
你买一顶花帽过年……

刘汝梅上。

刘汝梅 嫂嫂！

張仙梅 啊！你回来了。

刘汝梅 嗯，爹呢？

張仙梅 到胡春元家里去了吧！

刘汝梅 (張开对联) 嫂嫂你看！(念)

叫声嫂嫂你抬头望，

这付对联多排場，

上联是：翻身不忘毛主席，

下联是：永远跟着共产党。

中間安上毛主席象，

堂上堂下閃紅光，

紅光照着大谷囤，

紅光照着新瓦房，

看一看想一想，

这新年該是多么欢暢！

嫂嫂你說好不好？

張仙梅 (风趣地) 党支書作的事，还有不好的？

刘汝梅 嫂嫂，说好那我们就贴起来吧！

张仙梅 好，你指点我照办。

刘汝梅 嫂嫂呀，你真是会说话。

刘汝梅、张仙梅笑着贴好了联对、年画，刘朗成兴致勃勃地

上。

刘朗成 喝！这真象过年的样子啊，哈哈……

刘汝梅 爹爹，你是从春元家里来的吗？

刘朗成 不，我是到三斗丘去挖泥去了。

张仙梅 挖泥干什么？

刘朗成 用自己田里的泥作蜡台，让祖宗看了也高兴高兴！

张仙梅 爹，想得真周到。

刘朗成 （环视周围，又看对联，边看边念）“毛主席”，“共产党”。

刘汝梅 （笑）嘻嘻嘻……

刘朗成 你们笑什么？是我认错了吗？

刘汝梅 哦，爹，你怎么只念下边的，不念上边的呀？

刘朗成 嘻嘻嘻，孩子，这下面的六个字，是刻在我心坎上

了，不看我也认得，上边的……来，你来给你爹念念。

刘汝梅 （念对联）“翻身不忘——

刘朗成 （抢着念）毛主席！

刘汝梅 （接念）永远跟着——

刘朗成 （又抢念）“共产党”。好！好！写的好！噢？怎么还没有安祖先？

刘汝梅 爹，有毛主席还要祖先呀？

刘朗成 呃！毛主席象要请，祖先也要安呀！（唱）

从前我們受苦难，
死去的祖宗也不安，
記得那年三十晚，
北风怒吼雪满天，
地主家鳴鑼放鞭吃年飯，
我家是清鍋冷灶不冒烟，
那时的光景真凄慘……！

張仙梅（接唱）仙梅上前把爹拦，
以往事就算是风吹散，
也免得又引起爹不安。

刘朗成（唱）这几天夜晚我难合眼，
許多往事涌心間，
想过去，看眼前，
又是苦來又是甜。
我本来不願去想这些事，
可是它老在心里繞圈圈。

老二、仙梅，掉了疮疤可别忘了疼，說來說去毛主席象
要請，祖先也要安。

刘汝梅、張仙梅互相示意。

張仙梅 爹，就随你說的办，汝梅你就去找人写个祖宗牌位
吧！

刘汝梅（无奈地）好，我就去。（下。）

刘朗成（仍有些不放心）汝梅，汝梅！等爹跟你一块去。（下。）

張仙梅（走到門边張望，唱）

年頭一天進一天，
家家團聚好喜歡，
介梅在外忙工作，
一去就是大半年，
雖然工作是模範，
不知他身體安不安？
新買的毛巾等他用，
新作的棉鞋等他穿，
我眼望穿，頸望酸，
不見人影在哪邊。
若不怕別人笑話我，
真想去找他轉回還。

刘介梅上。

張仙梅 (驚喜，但馬上又故作不愉快的樣子)……你……你回來
作什麼啊？

刘介梅 回來過年啊！寶兒呢？

張仙梅 他睡着了。

刘介梅 我看看去。(欲進房去。)

張仙梅 你別把孩子吵醒了。

刘介梅 仙梅，你看，我帶了好些東西。你看！(唱)

、我買回東西七八件，

樣樣物好價又廉，

這是爹的新毡帽，

這雙脫鞋給汝梅穿，

給宝儿买了一个小圆嘴儿，]

还有一支銀項圈，

还有一样好东西給你看，

我給你买回一个花門帘。

張仙梅 (唱)白門帘印花边，

一只喜鹊站中間，

仙梅越看越高兴，

心里喜欢不明言，

我只說他在外面把家忘，

誰知他样样事情想得全，

他要是再不出外去，

我們的日子会更甜。

要找个話題把他劝，(想了想跑进房里。)

刘介梅 (唱)堂上堂下我仔細观。

我在外工作二年整，

家里情况胜似前。

瓦屋新，谷囤满，

耕牛农具都齐全。

这两年忙着搞土改，

常想扶犁去种田，

我若是回来搞生产，

生活全一年胜一年。

我本当說出心里話——

張仙梅拿双棉鞋上。

張仙梅 (接唱)你把这棉鞋换上穿。

刘介梅接过棉鞋，两人都想說心里話，又不知怎么說起。

張仙梅 刘介梅 (同唱)上前我把介梅喊，

(同白)介梅！(互相看看，又不好开口。)

刘介梅 (无話找話)这一双鞋很合适。

刘介梅 張仙梅 (同唱)心里的話儿不好說。

張仙梅 哎，这幅門帘好眼熟啊……想起来，我在曾大富家里看見过。

刘介梅 对，我知道你喜欢大富家的那幅門帘，所以我才照样买了一幅。

張仙梅 門帘倒是象人家的，可是我們屋里可比不上曾大富呀！(唱)

曾大富，有心眼，
遇事都会打算盘，
农忙时把庄稼种，
农闲时要牛鞭，到外边，
只要他在外轉一轉，
一趟能賺很多錢，
余錢剩来放点賬，
本利一年翻一翻，
我家比他差得远，
想赶上大富难上难。